

# 在春节，将喜事一一打捞

□于燃

春节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，将那沉在岁月河床底下的亮晶晶的玩意儿，一件一件地打捞上来。这喜事原像是散落在时间长河里的碎金，平日隐在湍急的水流底下，非得等到这时节，水势缓了，人心静了，那金灿灿的光才从记忆的最幽深处泛上来。

这喜事，是外婆揭开屉时扑面的雪白蒸汽，是父亲贴春联时指尖郑重的微颤，是孩子在新衣口袋里摸到一颗奶糖时猛然攥紧拳头的欢喜。这些琐碎的光点，连缀成童年里一条璀璨的星河。

我儿时的故乡，在蒙冀交壤的土地上。20世纪80年代初的腊月，年的暖意，是靠着人心里那团火，一寸一寸灼热的。

一进腊月，心便被细线拴着的雀儿，要往热闹的枝头飞。盼望始于回老宅“扫房子”。那定是一个干冷晴朗的日子，母亲带着我们搬东西。长柄扫帚绑在竹竿上，清扫高高的房梁与墙角。积了一年的尘网纷纷落下，在光柱里打着旋儿。扫除完毕，糊上新窗纸，贴上新年画，屋子焕然一新，呼吸里都带着清冽的芬芳。这洁净本身，就是第一桩可触可感的喜事。

接着，空气里的味道开始丰盛起来。母亲的鲜红瓦盆登场了。蒸馒头、蒸年糕的时节，是厨房的节日。锅里的水沸腾着，白茫茫的、饱含麦香的蒸汽弥漫整个屋子。笼屉揭开的一瞬，一片白云降落人间。馒头胖得咧开了花，黄米年糕裹着暗红的蜜枣。母亲先挑出最完美的几个供在堂屋。我们则捧上热腾腾的馒头，咬下去，那股粮食的甘甜，从舌尖一直熨帖到胃里。

若说蒸制是沉稳的乐章，那么油炸便是欢快的华彩。炸豆腐、炸丸子、炸排叉……油锅一旦支起来，“滋滋”声和霸道油香便将年的气氛推向高潮。母亲系着新围裙，灵巧地翻动。刚出锅的炸货不能立刻吃，可那香气实在太撩人。母亲有时会将吹凉的一个小小的丸子，塞进我们早就张开的嘴里。那滚烫的、酥脆的、咸香满溢的滋味在口中炸开，烫得人直吸气，却舍不得吐出来。这味蕾上绽放的小小烟花，是快乐和喜事。

真正的忙碌与喜悦，是在腊月二十七之后。跟着父母“赶年集”是一年中最盛大的探险。那是一片人的海洋、森林，满眼都是攒动的人头，满耳都是沸腾的声响，混杂着各种气味。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，在人群里穿行。她的目光是专注的，要挑一副好对联，买肥五花肉，淘鲜灵青菜，给老人买毡帽，给我们买新头花和一小挂鞭炮。每买定一样，放进帆布兜里，她脸上便掠过一丝满足。那布袋子像一只宝盆，被年货填满。

集市上，冰糖葫芦像结在草靶子上的宝石，彩色风车转成一片模糊的光晕。最吸引我的是鞭炮，“咚——啪！”两声震天的巨响，引来喝彩，也让孩子们捂起耳朵。那空气里的火药味，浓烈、呛人，却莫名地让人兴奋。

古树普查，我开着车带着林老师，沿着白露河大堤一路向东。“村民心中的古树都是参天大树。”说着他突然按下车窗。

车停在一个四合小院门前，后房顶上，压下来几根树枝，枝上开满沉甸甸的花朵，像一堆白雪，嵌在淡蓝色的天空里。“是梨树吧，没啥稀罕的。”

“不是梨树，梨树现在还没开花，也不像梨树花瓣那样招风。”

院门是锁着的。这是连排的房子，我们找到一个夹道，想转到屋后去。夹道后面接着斜坡，杂木丛生，野蔷薇藤蔓延绕。林老师捡起一根木棍，拨开杂草，来到这棵树的背面。

仰面看去，树干犹如伞柄，被一堆白雪似的花簇掩盖。雪色里藏着点点粉红，花簇的轮廓在阳光里晃动着金光。“走，靠近看看去。”

树的周围，长满浑身带刺的植物。“这是枳椇树，俗称‘狗见逃’。别说人，就是狗、猫、黄鼠狼，都不敢从这儿钻过去。为护树，主人真是用了心了。”

人兴奋。赶集归来，背着沉甸甸的收获，心是满的，有一种参与了“大事业”的骄傲。

大年三十的清晨，期盼已久的喜悦达到了顶点。父亲熬好糍粑，指挥我们贴春联、贴挂钱。红纸黑字，映着冬日蓝天，鲜艳夺目。一边贴，父亲一边念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”母亲则在屋里贴窗花。屋里屋外，被一片红彤彤装饰着，家仿佛被重新上了喜庆的釉彩。

午后，一种奇异的静默笼罩了村庄。炊烟笔直升起，空气里弥漫着菜肴的香气。我们换上新衣，新衣服带着挺括感，摩擦着皮肤，有些陌生的拘谨，却又让人不由自主地挺起小胸脯，觉得自己焕然一新。

黄昏，最后的天光被吞没。千家万户的灯次第亮了。零星的鞭炮声开始试探，渐渐急促。终于，第一挂响鞭点燃了，刹那间，鞭炮声从四面八方轰然炸响，汇成一片沸腾的、撼天动地的声浪。我们捂着耳朵，尖叫着，在蓝白烟雾里奔跑，仿佛穿行在一个热烈而神圣的战场。所有的压抑，所有的盼望，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最极致的释放。

年夜饭，在渐渐稀落的声浪余韵里庄严开场。那张榆木桌，是温暖宇宙的中心。平日里散落在各处的人，此刻都奇迹般地归位了。人口几乎多了一倍，老宅显得狭小，但这种拥挤，生出一种实实在在的、富足的暖和。人声嘈杂，各种口音交杂，笑声格外响亮。

菜肴一道道上桌，大盆的红烧肉，喷香的牛排和手把肉，整只的炖鸡，自家灌的肉肠，炸得金黄的豆腐泡，必定还有一条完整的鲤鱼，叫“年年有余”。大人们倒上滚烫的美酒，互相举杯，大声说话。脸膛渐渐红润，眼睛格外亮。平日生活的辗转，此刻都被团聚的喜事溶解了。

孩子们夹起一块块颤巍巍的炖肉，送入口中，那浓郁的香味瞬间征服了味蕾。外婆总是最忙的，自己顾不上吃，不停地给我们布菜。用那双枯瘦的手，颤巍巍地剥好一只只虾，放到我们碗里，念叨着：“我娃吃，多吃，长得高！”她的目光温暖柔和，缓缓拂过每一张儿孙的脸。这一刻，团圆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，它就是这拥挤的老宅满屋的喧嚷和外婆那看不够我们

再看树的下方，沿着堤坎底挖有一条沟，给树积水积肥用的，难怪这树看着这么老，却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。

林老师拿出摄像机，肯定地说：“这是一棵古银杏树。”

“它的根部离这条沟只有十几米远，能吸到这儿的水和肥吗？”

“树的枝头能伸多远，树根就能伸多远。”

我俩越来越来了兴致。等回到四合院门前时，门前停了一辆四轮电瓶车。一位老奶奶坐在院子里的老藤椅上，面前摆着一张马蹄桌，桌边斜靠着一根拐杖。老爷爷从院里迎了出来。

我们说明了来意，老爷爷侧身让我们进院里，搬来两把竹椅，提来热水瓶，给我们倒上茶。他只忙着做事，一句话

也没有。

老奶奶开了口：“俺老伴耳朵不好使了。”我问老奶奶：“这树每年还能结多少果子呀？”

“别看这树老了，结果子可有劲了，累累果子压弯枝。每年‘五一’，孩子带着朋友们来采摘，人能吃多少呀？倒是鸟雀一群一群的，从早到晚叽叽喳喳落满枝头……”

老爷爷指了指一下大树，然后望向天空，慢慢说：“等樱桃熟了，你们来吃。”

老爷爷打开后院门，花瓣纷落如雪，扑面而来。这树的造型也非常奇特，主干东侧的枝杈寥寥无几，西侧的虬枝却舒展奔放，模样极像黄山的迎客松。

问及缘由，奶奶闭了一会儿眼睛，又缓缓睁开。“那年邻居说，树的枝杈伸到

的眼神。

对于小孩子来说，守岁是最难的功课。我们强打精神，依偎在母亲或外婆怀里，听大人们讲他们小时候过年，讲这片土地上的老故事。祖父会用沙哑的嗓音，哼唱几句不知名的爬山调，苍凉而悠远。半梦半醒间，只觉得有一双温热而粗糙的手，轻轻为我掖好被角。

那触感，成为永恒的记忆。压岁钱是在初一清晨，于枕头下发现的。红纸包裹着，崭新挺括。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“财富”，握着它，心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。

大年初一的拜年，是喜悦的分享与流动。吃罢饺子，我们穿戴整齐，跟着父亲，踩着鞭炮的红色碎屑，去给长辈们拜年。冷冽清新的空气让人精神一振。挨家挨户进门，响亮地喊出：“过年好！”那些苍老的面容立刻笑开了花，抓来大把的瓜子、花生、水果糖，塞满我们的口袋。口袋沉甸甸地坠着，心里也满满的。这走动，这问候，让喜气如同血液，在乡土的躯体里循环、充盈。

那时，总觉得这般的年，会永远这样下去。

是什么时候，这底色开始慢慢淡了呢？离家的路，越走越远。归家的日子，越来越短。老宅桌旁的人，开始无可挽回地缺席。祖父走了，外婆走了。炕桌一下子空阔得让人心慌。新衣裳随时可以买，却再也穿不出当年那种喜悦的感觉。年夜饭可以预订，却少了那股带着烟火的热气。鞭炮声在很多地方沉寂了。拜年的短信、微信红包，瞬间可达千里，却也轻飘得如同云烟。

那一息一刻，我疑心那沉在岁月河底的“喜事”，是否已被这名为“现代”的湍急水流，冲散得无影无踪？直到近几年，我又踏上了归途。乡下村庄确乎换了人间。小楼频仍，网络信号满格。起初，那视觉的陌生感带来深深的怅惘。然而，当腊月的风再度吹起，当年关的气息再度弥漫，我发现，年，还是换了。它只是换了一身衣裳，骨子里的精魂，依旧倔强。

堂屋的榆木桌或许不常用了，但客厅的圆桌上，依然摆着那只炖肉的老砂锅，

他们院里了。于是老伴爬上树，把住东伸的枝杈全锯掉了。老伴怕树死掉，从河里捞上淤泥，抹在断面上，再用塑料袋裹紧扎牢。他骑在树杈上，活像长在树干上的一截木桩，直勾勾盯着那些包扎好的伤口，我不喊他，他愣是不肯下来……”

奶奶边说边擦了擦眼角，老爷爷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。

“这树龄有多少年呀？”

“是上一辈人栽的。差不多100年了。我小时候得病了，苦药水喝了一肚子，药渣攒了一箩筐。”

奶奶抓住了爷爷的手：“后来啊，俺老伴的爹给俺家送来了樱桃，说让我尝尝鲜。没想到吃了樱桃，病也慢慢好起来了。以后很多年，他都给俺送来新鲜的樱桃……”

“后来我爹说，我俩有姻缘。”老奶奶仰面看着爷爷，老两口的笑容，像阳光下的樱桃花般灿烂。

夜更深，但心中那片由记忆与现实的喜事共同汇成的星河，却愈发璀璨温暖。

窗外，远山的轮廓在夜色中依然沉静。但山下，已是一片星火璀璨。那灯光，不仅是电灯，还有广场的景观灯，太阳能路灯，以及生态工业园区那连成一片的象征希望的灯火。无数细碎的喜悦，正从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蒸腾而起，那是家人团聚时的泪光，是返乡青年看到第一笔订单时的雀跃，是老农的农产品卖往全国时的笑脸……这些，不都是新时代的“喜事”么？它们或许不再全然围绕一口吃食、一件新衣，但它们同样真挚、同样炽热。

春节，这台古老的时间仪式，就像一块永恒的巨大磁石。它吸引着游子归来，打捞起个人记忆里的碎金，更彰显着岁月长河中，一个民族不断创造、不断追寻的、更为浩瀚的喜事金沙。从“吃饱穿暖”的朴素欣喜，到“国泰民安”的宏大祝愿，这喜事的尺度在变，其内核的精气神，却一脉相承。

我们在节日里打捞，打捞的也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如何从匮乏走向丰盈，从闭塞走向开阔，却又如何在疾驰的列车上，依然深深眷恋着出发站台上那最初炊烟的暖意。这打捞本身，便是一种确认、一种传承，一种向着未来出发前的凝视与积蓄。

小说阅览

他们院里了。于是老伴爬上树，把住东伸的枝杈全锯掉了。老伴怕树死掉，从河里捞上淤泥，抹在断面上，再用塑料袋裹紧扎牢。他骑在树杈上，活像长在树干上的一截木桩，直勾勾盯着那些包扎好的伤口，我不喊他，他愣是不肯下来……”

奶奶边说边擦了擦眼角，老爷爷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。

“这树龄有多少年呀？”

“是上一辈人栽的。差不多100年了。我小时候得病了，苦药水喝了一肚子，药渣攒了一箩筐。”

奶奶抓住了爷爷的手：“后来啊，俺老伴的爹给俺家送来了樱桃，说让我尝尝鲜。没想到吃了樱桃，病也慢慢好起来了。以后很多年，他都给俺送来新鲜的樱桃……”

母亲依然用着外婆传下的方子。微信群里，从腊八就开始热闹。年夜饭上，晚辈们用手机拍满桌菜肴，瞬间传上朋友圈。拜年时，我们依然会去到健在的叔伯家，坐下喝茶聊天。只是话题变了，更多的是谁家添了“高科技”，谁家搞起了农家乐。堂哥，那个曾经和我一起捡哑炮的顽童，如今管理着数控机床，说起“精度”“订单”，眼里有和父亲谈论土地时一样专注的光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堂哥的儿子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。他对我们记忆中的“年”充满好奇。他会问我：“姑姑，你们以前写的自己写春联吗？”他会缠着奶奶学剪窗花。除夕夜，他也会和朋友们打游戏，但在零点钟声敲响时，他会放下手机，走到阳台，大声喊出：“新年快乐！”然后，回过头，对屋里的我们，露出一个明亮的、属于这个时代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忽然了悟。

我们打捞的，从来不是那僵化的形式。我们打捞的，是那形式之下人们对美好的不息向往，对团圆的永恒眷恋，是用虔诚的心意和勤劳的双手，将寻常日子点石成金的那种能力。这“喜事”的内核是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未来的信心，对家园的认同。它像不灭的火种，从外婆的灶膛，传到母亲的厨房，如今，又在这些少年好奇而明亮的眼眸里，跃动着新的光焰。

窗外，远山的轮廓在夜色中依然沉静。但山下，已是一片星火璀璨。那灯光，不仅是电灯，还有广场的景观灯，太阳能路灯，以及生态工业园区那连成一片的象征希望的灯火。无数细碎的喜悦，正从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蒸腾而起，那是家人团聚时的泪光，是返乡青年看到第一笔订单时的雀跃，是老农的农产品卖往全国时的笑脸……这些，不都是新时代的“喜事”么？它们或许不再全然围绕一口吃食、一件新衣，但它们同样真挚、同样炽热。

春节，这台古老的时间仪式，就像一块永恒的巨大磁石。它吸引着游子归来，打捞起个人记忆里的碎金，更彰显着岁月长河中，一个民族不断创造、不断追寻的、更为浩瀚的喜事金沙。从“吃饱穿暖”的朴素欣喜，到“国泰民安”的宏大祝愿，这喜事的尺度在变，其内核的精气神，却一脉相承。

我们在节日里打捞，打捞的也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如何从匮乏走向丰盈，从闭塞走向开阔，却又如何在疾驰的列车上，依然深深眷恋着出发站台上那最初炊烟的暖意。这打捞本身，便是一种确认、一种传承，一种向着未来出发前的凝视与积蓄。

夜更深，但心中那片由记忆与现实的喜事共同汇成的星河，却愈发璀璨温暖。

小说阅览

他们院里了。于是老伴爬上树，把住东伸的枝杈全锯掉了。老伴怕树死掉，从河里捞上淤泥，抹在断面上，再用塑料袋裹紧扎牢。他骑在树杈上，活像长在树干上的一截木桩，直勾勾盯着那些包扎好的伤口，我不喊他，他愣是不肯下来……”

奶奶边说边擦了擦眼角，老爷爷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。

“这树龄有多少年呀？”

“是上一辈人栽的。差不多100年了。我小时候得病了，苦药水喝了一肚子，药渣攒了一箩筐。”

奶奶抓住了爷爷的手：“后来啊，俺老伴的爹给俺家送来了樱桃，说让我尝尝鲜。没想到吃了樱桃，病也慢慢好起来了。以后很多年，他都给俺送来新鲜的樱桃……”

“后来我爹说，我俩有姻缘。”老奶奶仰面看着爷爷，老两口的笑容，像阳光下的樱桃花般灿烂。

夜更深，但心中那片由记忆与现实的喜事共同汇成的星河，却愈发璀璨温暖。

窗外，远山的轮廓在夜色中依然沉静。但山下，已是一片星火璀璨。那灯光，不仅是电灯，还有广场的景观灯，太阳能路灯，以及生态工业园区那连成一片的象征希望的灯火。无数细碎的喜悦，正从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蒸腾而起，那是家人团聚时的泪光，是返乡青年看到第一笔订单时的雀跃，是老农的农产品卖往全国时的笑脸……这些，不都是新时代的“喜事”么？它们或许不再全然围绕一口吃食、一件新衣，但它们同样真挚、同样炽热。

春节，这台古老的时间仪式，就像一块永恒的巨大磁石。它吸引着游子归来，打捞起个人记忆里的碎金，更彰显着岁月长河中，一个民族不断创造、不断追寻的、更为浩瀚的喜事金沙。从“吃饱穿暖”的朴素欣喜，到“国泰民安”的宏大祝愿，这喜事的尺度在变，其内核的精气神，却一脉相承。

我们在节日里打捞，打捞的也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如何从匮乏走向丰盈，从闭塞走向开阔，却又如何在疾驰的列车上，依然深深眷恋着出发站台上那最初炊烟的暖意。这打捞本身，便是一种确认、一种传承，一种向着未来出发前的凝视与积蓄。

夜更深，但心中那片由记忆与现实的喜事共同汇成的星河，却愈发璀璨温暖。

窗外，远山的轮廓在夜色中依然沉静。但山下，已是一片星火璀璨。那灯光，不仅是电灯，还有广场的景观灯，太阳能路灯，以及生态工业园区那连成一片的象征希望的灯火。无数细碎的喜悦，正从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蒸腾而起，那是家人团聚时的泪光，是返乡青年看到第一笔订单时的雀跃，是老农的农产品卖往全国时的笑脸……这些，不都是新时代的“喜事”么？它们或许不再全然围绕一口吃食、一件新衣，但它们同样真挚、同样炽热。

春节，这台古老的时间仪式，就像一块永恒的巨大磁石。它吸引着游子归来，打捞起个人记忆里的碎金，更彰显着岁月长河中，一个民族不断创造、不断追寻的、更为浩瀚的喜事金沙。从“吃饱穿暖”的朴素欣喜，到“国泰民安”的宏大祝愿，这喜事的尺度在变，其内核的精气神，却一脉相承。

我们在节日里打捞，打捞的也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如何从匮乏走向丰盈，从闭塞走向开阔，却又如何在疾驰的列车上，依然深深眷恋着出发站台上那最初炊烟的暖意。这打捞本身，便是一种确认、一种传承，一种向着未来出发前的凝视与积蓄。

搬进新家那年，住户寥寥。楼下的商铺，大多紧锁着门。只有街角，摆着一个小小的菜摊。

摊主是对年轻夫妻。男的黝黑，女的文静。菜摊不大，几块木板搭成。时令蔬菜，摆得整齐。刚搬来那阵，买主很少。

傍晚下班，我常绕路经过。看见他们坐在小马扎上，对着空荡荡的街道发呆。偶尔有人问价，他们立刻起身，声音带着拘谨。

“生意不好做吧？”有次我买青菜，随口问。

妻子笑了笑，眼里有光：“慢慢会好的，小区人多起来。”

那时的小区周围，挖掘机械轰鸣，尘土飞扬。道路坑洼，路灯稀疏。晚饭后散步，只能沿着临时小道走。风吹过，满是沙石的味道。

这对夫妻的菜摊，成了街角唯一的烟火。他们每天早出晚归。天不亮去批发市场，天黑了才收摊。菜总是新鲜的，价格也公道。

可买的人，还是少。

有次下大雨，我路过菜摊。他们躲在遮阳棚下，雨水打湿了裤脚。蔬菜用塑料布盖着，夫妻俩默默坐着，没说话。

“这么大雨，还不回去？”我问。

丈夫摇头：“等会儿，说不定有人买菜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。小区里的住户，渐渐多了。装修的噪音少了，孩子的笑声多了。道路铺平了，路灯亮了。楼下的商铺，也陆续开张了。

早餐店飘出包子香，便利店亮着暖灯，理发店的转灯转起来。

那对夫妻的菜摊，也有了变化。木板换成了货架，蔬菜种类多了，还添了水果。

下班时分，菜摊前围满了人。妻子忙着称重，丈夫忙着找零。脸上的拘谨没了，笑容多了。

“今天的番茄真新鲜。”我笑着说。

妻子手脚麻利地打包：“刚摘的，放心吃。”

我想起刚搬来的时候。他们守着空荡荡的菜摊，眼里却有期待。那些冷清的日子，那些风雨中的等待，都没让他们放弃。

小区越来越热闹。清晨，有老人打太极。傍晚，有孩子追逐打闹。周末，超市里人来人往。楼下的小广场，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。

我依旧常去那对夫妻的菜摊买菜。有时会说几句。他们说，现在收入稳定了，租下了旁边的小商铺，准备开个超市。

“没想到，真的熬过来了。”丈夫感慨。

我想起刚住时的不适。尘土、噪音、不便。可慢慢等，慢慢守，日子竟变得这般好。

就像这对夫妻的菜摊。从无人问津，到生意红火。幸福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。

去年秋天，小区的花坛里，月季

开得正艳。楼下的超市开张了。那对夫妻，终于有了固定的店面。

开业那天，他们放了鞭炮。门口摆着水果篮，给邻居们分糖。脸上的笑容，比阳光还灿烂。

幸福就像小区的风景。从荒芜到繁盛，需要时间。就像那对夫妻的生意，从冷清到红火，需要坚持。

那天朋友送我几盆绿萝。叶子蔫蔫的，看着没精神。我把它们放在阳台，按时浇水，耐心打理。

过了些日子，绿萝抽出新芽。嫩绿的叶子，顺着花盆往下垂。阳光照进来，叶片闪亮。

看着生机勃勃的绿萝，我忽然懂了。幸福从不是突然降临。它是时光里的等待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。是菜摊夫妻眼里的期待，是小区从冷清到热闹的变迁，是绿萝慢慢焕发生机的过程。

就像老话说的，好事多磨。给幸福一点时间，别着急，别放弃。那些看似艰难的日子，都是幸福的铺垫。

就像小区的清晨，熬过了黑夜，才迎来朝阳。就像菜摊的生意，熬过了冷清，才迎来红火。就像绿萝，熬过了蔫蔫的时光，才焕发生机。

此刻，我站在阳台上。看着楼下热闹街道，看着阳台上翠绿的绿萝。心里暖暖的。

原来，幸福藏在时光里。只要你愿意等，愿意守。它总会在不经意间，来到你身边。

给幸福一点时间。它会慢慢发芽，慢慢长大，最后，惊艳你的岁月。

## 给幸福一点时间

□伊羽雪

开得正艳。楼下的超市开张了。那对夫妻，终于有了固定的店面。

开业那天，他们放了鞭炮。门口摆着水果篮，给邻居们分糖。脸上的笑容，比阳光还灿烂。

幸福就像小区的风景。从荒芜到繁盛，需要时间。就像那对夫妻的生意，从冷清到红火，需要坚持。

那天朋友送我几盆绿萝。叶子蔫蔫的，看着没精神。我把它们放在阳台，按时浇水，耐心打理。

过了些日子，绿萝抽出新芽。嫩绿的叶子，顺着花盆往下垂。阳光照进来，叶片闪亮。

看着生机勃勃的绿萝，我忽然懂了。幸福从不是突然降临。它是时光里的等待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。是菜摊夫妻眼里的期待，是小区从冷清到热闹的变迁，是绿萝慢慢焕发生机的过程。

就像老话说的，好事多磨。给幸福一点时间，别着急，别放弃。那些看似艰难的日子，都是幸福的铺垫。

就像小区的清晨，熬过了黑夜，才迎来朝阳。就像菜摊的生意，熬过了冷清，才迎来红火。就像绿萝，熬过了蔫蔫的时光，才焕发生机。

此刻，我站在阳台上。看着楼下热闹街道，看着阳台上翠绿的绿萝。心里暖暖的。

原来，幸福藏在时光里。只要你愿意等，愿意守。它总会在不经意间，来到你身边。

给幸福一点时间。它会慢慢发芽，慢慢长大，最后，惊艳你的岁月。

古树普查，我开着车带着林老师，沿着白露河大堤一路向东。“村民心中的古树都是参天大树。”说着他突然按下车窗。

车停在一个四合小院门前，后房顶上，压下来几根树枝，枝上开满沉甸甸的花朵，像一堆白雪，嵌在淡蓝色的天空里。“是梨树吧，没啥稀罕的。”

“不是梨树，梨树现在还没开花，也不像梨树花瓣那样招风。”

院门是锁着的。这是连排的房子，我们找到一个夹道，想转到屋后去。夹道后面接着斜坡，杂木丛生，野蔷薇藤蔓延绕。林老师捡起一根木棍，拨开杂草，来到这棵树的背面。

仰面看去，树干犹如伞柄，被一堆白雪似的花簇掩盖。雪色里藏着点点粉红，花簇的轮廓在阳光里晃动着金光。“走，靠近看看去。”

树的周围，长满浑身带刺的植物。“这是枳椇树，俗称‘狗见逃’。别说人，就是狗、猫、黄鼠狼，都不敢从这儿钻过去。为护树，主人真是用了心了。”

再看树的下方，沿着堤坎底挖有一条沟，给树积水积肥用的，难怪这树看着这么老，却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。

林老师拿出摄像机，肯定地说：“这是一棵古银杏树。”

“它的根部离这条沟只有十几米远，能吸到这儿的水和肥吗？”

“树的枝头能伸多远，树根就能伸多远。”

我俩越来越来了兴致。等回到四合院门前时，门前停了一辆四轮电瓶车。一位老奶奶坐在院子里的老藤椅上，面前摆着一张马蹄桌，桌边斜靠着一根拐杖。老爷爷从院里迎了出来。

我们说明了来意，老爷爷侧身让我们进院里，搬来两把竹椅，提来热水瓶，给我们倒上茶。他只忙着做事，一句话

也没有。

老奶奶开了口：“俺老伴耳朵不好使了。”我问老奶奶：“这树每年还能结多少果子呀？”